## 呐喊 · 一 \*\*我的早年\*\*

人类进步的根基，全赖那不断涌现的“发明创造”。这，正是我们这颗灵动的脑瓜子最精妙的结晶。然而，发明创造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让我们这脆弱的灵魂对这冰冷的物质世界施加更大的控制，驾驭自然之力，满足自身那无穷无尽的欲望罢了。多么艰巨的任务啊！这些发明家们，常年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他们却在运用自身能力的快感中，在成为特权阶层一员的虚荣中，找到了慰藉。若没有这些发明家，人类早已在与残酷自然的斗争中灰飞烟灭，成为历史的尘埃。

我以为自己早已将这美妙的乐趣尝了个遍，多年来，生活近乎于持续的狂喜。世人皆言我勤奋，或许吧，若将思考也视作劳作，我几乎将所有清醒时分都投入其中。然而，若将工作定义为遵循严格规则，在特定时限内完成的明确产出，我恐怕是最懒惰之人。任何强迫之下的努力，都需牺牲生命能量，这代价我从未付出。相反，思想令我生机勃勃，如野草般肆意生长。

试图以一气呵成、忠实原貌的笔触，将这一系列文章付诸笔端，并借《电气实验家》编辑之手，呈现在读者眼前时，我不得不，且带着几分迟疑，将目光投向童年的记忆深处，那些曾经塑造我职业道路的境遇与事件。

我们最初的努力，不过如孩童般，天真无邪，浑然天成的本能。那时，想象力如脱缰野马，驰骋在无垠的天空。然而，随着年岁渐长，理性如寒冬般降临，将我们裹挟进条条框框，教导我们规划和秩序。那些早期的冲动，纵然未立竿见影，却如同暗流般潜藏于心底，或许在命运的洪流中，悄然改变着航向。如今，我方觉悟，若当初能理解并呵护这些冲动，而非将其禁锢于心底，或许我留给世界的馈赠，将更具意义。可悲的是，直至成年，我才懵懂地发现自己竟是发明家，却已错失了那最初的灵光。

这桩惨剧，说到底，不过是命运的嘲弄。我那天才的兄长，天资过人，犹如奇葩，世间罕见，生物学也无法解释其天赋。然而，苍天妒英才，他英年早逝，令双亲悲痛欲绝。家中养着一匹骏马，乃挚友所赠，阿拉伯血统，体格雄壮，近乎通灵。全家上下视若珍宝，百般呵护。它曾救过父亲一命，此事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是一个寒夜，父亲被紧急召去执行任务，途经狼群出没的山区。马受惊狂奔，将父亲重重摔倒。它满身血污，筋疲力尽，却在警报声中，再次冲出，返回事发地点。搜救队尚未走远，便遇到了已恢复意识，重新骑上马的父亲。他浑然不知，已在雪地里躺了数个时辰。正是这匹马，导致了兄长的意外受伤，最终酿成惨剧。五十六年过去了，那画面依然清晰如昨，挥之不去。每思及兄长的成就，我便自惭形秽，所有努力皆显得黯然失色。

Anything I did that was creditable merely caused my parents to feel their loss more keenly. So I grew up with little confidence in myself. But I was far from being considered a stupid boy, if I am to judge from an incident of which I have still a strong remembrance. One day the Aldermen were passing thru a street where I was at play with other boys. The oldest of these venerable gentlemen — a wealthy citizen — paused to give a silver piece to each of us. Coming to me he suddenly stopt and commanded, "Look in my eyes." I met his gaze, my hand outstretched to receive the much valued coin, when, to my dismay, he said, "No, not much, you can get nothing from me, you are too smart." They used to tell a funny story about me. I had two old aunts with